

新世纪作家文库

小说卷

疯狂记忆

■宋云奇 / 著

作家出版社

疯狂西北

■宋云奇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疯狂记忆 / 宋云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0

(新世纪作家文库. 2002 年·小说卷)

ISBN7-5063-2129-7

I. 疯... II. 宋...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7945 号

疯狂记忆

作 者: 宋云奇

责任编辑: 李 扬

装帧设计: 燕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ochubanshe.net>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兆成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 / 32

字数: 246 千

印张: 11 插页: 2

印数: 1-2000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63-2129-7 / I. 2120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禅悟文学(代序)

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这本来是一个似乎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可是如果你去问那些作家，他们每个人又都会做出不同的回答。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巴尔扎克说文学是摹写的生活，托尔斯泰说文学是社会的镜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是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乔伊斯和卡尔维诺认为文学是梦和无意识的流泄，鲁迅先生则把文学视为制敌的投枪和警醒国民深醉魂灵的鼓号……

然而，文学到底是一样什么东西呢？其实，如果摈弃种种政治和哲学理念寄赋于文学的太过沉重的理性负载，还文学一个自由态的话，它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它是什么的话，我倒想说它似乎更像是一位妖冶如花的美女，一场缠绵缱绻的梦幻，一座苦难深重的炼狱，一种特殊意义的宗教。这么说文学，是不是更文学一些，更容易理解一些呢？

我说文学是一位美女，因为文学确实太像一位媚艳绝伦娇柔百态，具有无比神奇魅力的妖娆女子了，她吸引着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骚客，五体投地跪倒于她的石榴裙下，为之讨好为之献媚为之倾倒为之憔悴，但却不一定最终能够得到她；我说文学是一场梦幻，因为它也确实太像一场风花雪月花前月下，具有极强吸引力和诱惑力的春天的梦幻了，它使无数热爱文学的少男少女们痴迷沉醉其中，在梦里不遗余力地苦耕苦种，无怨无悔地付出青春熬白了少年头，待到春梦醒来，却往往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梦；我

说文学是一座炼狱，是因为立志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注定要受命运的捉弄，要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的磨砺和诸多情感的煎熬，使之从生活的最底层，渐次超越十八层地狱，最终到达高高在上的“天国”；我说文学是一种宗教，是由于铁心与文学终生为伍的人，必要先淡泊了名利场，抛却了富贵心，呈现出一种无奢无欲清静无为的自净态，并在此种状态之下忘世忘我地耕耘不辍，才有可能跨历三十三层天，君临文学意义上的涅槃界。

事实上文学是一种愚人和笨人的事业。有才能经商和有门路当官的人不必去弄文学。依靠文学当敲门砖捞上个一官半职的文人，这个官他也当不好，最其码是当得很苦很累很无聊。想靠文学挣钱当官的文人不是真文人，不是纯文人，当然也成不了“大”文人。真正的纯粹的文人是当不了官也发不了财的。能够当好官和挣大钱的文人，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了。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是自在世界光照射作家心屏之后所产生的自然灵光的折射，是外部事物与作家本体心灵相互碰撞而迸发的智慧的火花，是一种客体存在经由主体过滤的感觉外释与情感流泄，是一种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永恒的观照与关怀。

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文学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也是永恒的。然而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却是短暂的。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因而许多聪明人都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企望想把这个世界留住但却留不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愚笨呆傻的文人们了，他们那种艰苦卓绝若痴若狂的忘我笔耕，和从笔端流泄出来的对于这个世界及芸芸众生的永恒的悲悯与关怀，或许能将自己永远留在这个世界里。

文人生命的永恒取决于作品生命力的永恒。作品生命力的永恒又取决于它什么都不“说”。成熟的作家所描绘的只是自然状态

的山川河流,和为了生存延续而倾轧苦挣的人性百态。至于说为什么要写,写的是什么,或者是通过什么说明些什么,这就都是评论家的事情了。实际上作家从来没有也不会想得那样多。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个“顿悟”的过程。许多成名的作家谈及自己的创作体验都如是说。有的人心有灵犀一点就破,很快就能写出生命力较强的作品;有的人脑汁绞尽苦写半生,却写不出像样的东西。这便是能否悟透写作玄机的本质的差别。能否参透写作玄机决定于一种很难说得清的非智力因素。特别聪明的人能当科学家,但不一定能当作家。高智商和天才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出色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都是天才,但却不一定都是高智商者。艺术家和作家的智慧是一种非智力因素的特殊的智慧。

文学创作并非人人想干都能干得了的事业,成功者多是那些能够静得住沉得下,耐得住寂寞悟得出写作玄机的人。不少的外行人都说文学创作一定有什么秘诀,作家都是得到了这种秘诀才成为作家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作家们的后代就肯定都是作家了?大学中文系毕业出来的学生就也都是作家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子之外,绝大多数的情况并非如此。作家并不是靠“家传”和“教育”造出来的,而只能是靠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参“禅”悟“道”悟出来的。

初学写作的人往往受传统文学理论的束约,文学创作的初因常常是“文载道”或“诗言志”,于是就“愤怒出诗人”、“不平出文学”。几百上千年来的众多的作家,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激动着写作着。几百上千年后我们回头来看,能够经由历史的淘滤流传下来的佳作名篇,由“愤怒”和“不平”产生的作品占有几多?而自然描绘山河状景和自然摹写众生情态的率性作品又占有几多?

近些年来曾听到这样一些的议论,说中国本土的作家评不上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该奖的评委们不了解中国,对中国作家怀有

偏见，其实中国许多作家的作品，并不比已经获奖的作家作品差什么！这样的说法自然有他的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的作品，让他们消除对我们的偏见呢？也许，中国本土作家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时日不会太远了，但是，我们得拿出我们的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东西来！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东西呢？我以为可能是什么都不“说”的文学，即纯粹自然生活状写和心灵流泄的文学。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载道”和“言志”文学，尤其是“愤怒”与“不平”的文学不可以写。“载道”和“言志”以及“愤怒”与“不平”的文学都是可以写的，尤其是初始写作者更是这样。文学的状态与境界可以是多向和多样性的。文学的境界也有一个渐次提升的过程的。但是，作家写作时如果总是考虑这样的问题，就有可能使文学失去“自我”，而成为某种附庸与饰品。

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作家，最终要考虑自己作品的生命力的永恒。因为作品生命力的永恒，决定着一个作家生命力的永恒。而一个作家生命力的永恒，又最终取决于他的对于自然众生情感观照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作家，应该有一个宗教家那样的悲悯天下的大情怀。

最后，不得不说一说文学究竟该写什么的问题了。我想，既然每个作家都企望自己的作品永恒，那么就还是来写“生、爱、死”这些人生的永恒主题吧！怎样解释人生的“生、爱、死”？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单地说：“生”既人类生存的艰绝与悲壮；“爱”即人类爱情的灵动与疯狂；“死”即人生死亡的绚丽与辉煌。也许惟有写好这些东西，一部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一个作家的生命才有可能永恒！

作者

目 录

禅悟文学(代序).....	1
野情.....	1
死爱	21
疯狂记忆	55
举火者之死	63
魔魇	69
笑祸	91
失重的天平.....	101
蓝太阳.....	110
绝症.....	119
喜丧.....	145
人鸟.....	160
开店轶事.....	175
与美女同行.....	182
阿莲故事.....	195
体验爱情.....	214
迷幻旅途.....	233
黑梦无声.....	273
后记:关于这本小说集	323

野 情



如果你将左缠右绕蜿蜒千里的淮河，看成是一条首饮东海碧水、尾挂桐柏山巅的青龙，那么你顺着这条千古青龙的脊线一直往上走，就会在她那细软如绳的尾梢儿处，在巍巍桐柏山的深幽褶皱里，找见一个山青水秀孤寂静谧的小山村。我们就叫这个小村为野村吧！

野村地处深山，群峰环绕，只有一条崎岖险峻的山石小道儿，通往五十里以外的小镇。村里人很少到山下去，山下人也极少到村上来。野村人的日子就像村旁不远处的青溪水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流淌着，很少翻起让人心动神飞的浪花儿！

可是，常年平静如水的野村，却忽然出了一连串儿令人兴奋骚动不已的桃色事件。要说清这些桃色事件的来龙去脉，就还得从这些事件的主角儿憨娃说起。

憨娃现在才叫憨娃。憨娃原先也是宗祖有序有名有姓的龙的传人。

憨娃小时候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聪明伶俐乖巧可爱，在家是爹娘的掌上明珠儿，在外是村学里人见人爱的宝贝疙瘩。只可惜十岁时一场脑膜炎病将他扳倒，一条扁担一只箩筐抬到镇上医院，虽然保住了小命，但却落下个口歪眼斜呆愣木讷说话含混不清的后遗症。日子久了，人们就渐渐忘记了憨娃的过去，有名有姓的憨娃就变成现在无名无姓的憨娃了。

憨娃憨了，憨娃妈搂着变憨变傻了的憨娃直哭了五天五夜。憨娃妈那悲痛欲绝嘶哑沉闷的哭声，日夜在小村里飘飞浮荡盘旋缭绕，直哭得男人们抽着旱烟袋竿儿长吁短叹不已，女人们陪着她手捏着衣大襟儿拧鼻涕抹泪不止。唉，这女人真是天塌地陷了啊！

想想原先，憨娃家的日子多美满哟！憨娃爹是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令人眼气得要死的巧木匠，憨娃妈是憨娃爹出外做活儿领回来的长得花骨朵儿一样且识得不少字的平川女，小两口儿嫩梅秀竹郎才女貌般配得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双。最叫人眼气的是他们俩新婚第一夜就首炮正中靶心，十月怀胎生了个光鲜鲜胖乎乎带把儿的宝贝儿子，这本事直叫那些连生几胎女娃的男人妒火熊熊难以忍受，连着几夜都把各自不争气的女人们整治得鬼哭狼嚎痛不欲生。可惜的是好运不久佳景不长，憨娃六岁时他爹外出做活儿，因急着回家给他的宝贝儿子过生儿，不提防被青溪里突发的山洪卷下了山崖。憨娃妈的天塌了！憨娃爹就是憨娃妈的天哪！

憨娃爹死后憨娃妈哭了三天三夜。三天过后憨娃妈就住了哭声。天塌了还有地在呀！憨娃就是憨娃妈的地啊！只要有地在，憨娃妈的日子就还有指望还有奔头儿，只要有憨娃，她就还能重现往日的辉煌往日的风光！可是现在憨娃憨了傻了，憨娃妈的地也陷了哇！这天塌地陷了的憨娃妈的日子可咋着过哩？

憨娃妈搂着变憨变傻了的憨娃直哭了五天五夜。五天五夜之

后，她又像往常那样扯牛牵羊下田了。不下田又能咋样？就是哭死能把天和地哭回原样儿？地陷了也还是她的地，儿憨了也还是她的儿呀！憨娃是娘身上掉下来的心头肉儿，他呆了傻了娘还得亲他还得养他啊！与往常稍有不同的一点是，憨娃妈从今往后，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十岁，而且，再下田干活时，身后边就多了一个憨娃。

憨娃憨后就不上学了，白天里只能跟着他娘放牛放羊，夜黑儿吃过晚饭后，娘就早早叫他上床睡觉。

那时的野村还不通电，没有电灯电话电视之类的东西，就更不用说其它文化娱乐的玩艺儿了。结过婚的成年人，夜黑儿上床后还能搂着女人取乐儿！没结婚的年轻娃儿，大长一夜怎睡得着？

于是，野村卫生所就成了他们夜黑儿闲聚闹玩消磨时光的好去处。当然，憨娃也慢慢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2

野村卫生所位于村子的最前面，是当时全村惟一的“公共文化娱乐场所”。

开卫生所的伟哥是村上第一个高中生。伟哥自小聪颖过人，从上小学就是班里的第一，后来还上了镇上的初中，考上县城里的高中。最后只是因为家里成份不好，才没能上成大学。没上成大学的伟哥并不灰心丧气，就回村自学当了赤脚医生，办起了野村历史上的第一个卫生所。

伟哥的卫生所有两间房，一间是药房兼诊室；一间是病房兼住室；另在窗户上开个门儿，零卖些日用食品百货之类的小玩艺儿。除去每月两次去县城镇上进些药品食品之外，伟哥基本不出外也不下地干活，甚至晚上也住在卫生所里，以防村人有病出诊或购买

油盐酱醋急用。伟哥生性活泼幽默，爱和年轻娃们说笑打闹，他不出门儿的时候，卫生所就成了村上的年轻娃们无事闲聚的好去处。尤其是连阴天和夜里的时候，他们就成晌成夜蹴在这儿，或占方，或摆棋，狼背猪，抠牌九，常玩得这群青皮后生们废食忘寝不亦乐乎。

野村的年轻娃们最爱听伟哥讲古经。讲古经是伟哥最拿手也最引人入胜的节目。伟哥是老三届，上中学时看过很多的古书，他在卫生所无事的时候，就给村上的年轻娃们讲些前三朝后五代的野史掌故，还有许多流传民间很久的骚故事儿，常听得小伙子们浑身发热燥动不已。后来，伟哥讲的骚故事儿更吸引人了。伟哥的骚故事儿更吸引人的原因，是因为他结了婚，有了男女之事的体会。

伟哥的婚姻是一场幸运而又无奈的婚姻。伟哥的老婆叫痴女。痴女是野村的老贫农代表福旺的闺女。老福旺旧社会苦大仇深，穷得掉渣儿，差点儿娶不上老婆打光棍儿。解放后当了贫农主席，工作队给他找了个如花似玉的地主女儿翠花。结婚后，老福旺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对漂亮女人的饥渴贪婪，日日突击，夜夜猛攻，从不讲究干那事儿的技巧也不怜香惜玉，结果将一朵暖室里娇养出来的石榴花儿，揉搓成了一株惨遭风吹雨打的枯草。翠花儿留给福旺一对因他的粗制滥造而成的傻大肥粗的儿女撒手西去。老福旺此时方知翠花儿的珍贵难求，但已为时太晚，不久也在懊悔追悔中郁郁而终。村里人关怀救助这对老贫农主席的后代长大成人。后来又帮哥哥娶了个精明的嫂子。痴女就开始跟着哥嫂相依为命。

痴女名叫痴女，其实不痴。痴女从小肠胃特好，又从来不知道操心想事儿，就出落得体格健壮高大嫩白。嫂子见痴女是个好劳力，就故意不着急给她找婆家，好叫痴女多给他们出几年憋力。痴

女见同龄的闺女们，都一个一个地嫁人走了，又一个一个喜滋滋地抱着小人儿回来，就心里着急，想了想，就将一只抱窝儿（处于发情期）的母鸡拴于床脚，不给它吃不给它喝。老母鸡又饥又渴，整日扑扑楞楞咯咯地叫。

嫂子见了，问痴女它是咋啦？痴女说道：“它是急着找公鸡压蛋儿哩！”

嫂子心下明白了，痴女是想找婆家啦！但她却佯装不知，心想再使二年廉价劳动力再说。

一日下午，哥嫂自己去麦场打场，叫痴女去青溪那边的自留地里割麦。痴女割完麦回到家里，忽听哥嫂房里一片呻吟哎哟之声，就忍不住悄悄扒着窗户往里一看，只见她哥嫂二人赤身裸体缠在一起，她哥压在嫂子身上，呼呼哧哧波浪般此起彼伏，那呻吟哎哟之声就是从嫂子口中发出来的。

痴女看到此处，登时喉间焦渴难耐，心口惊免一般蹦蹦乱跳，前胸后背轰一声汗如雨下，下身也呼一下涌出一股热噜噜的东西来。痴女不由得心内一慌，手里一松，正握着的镰刀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

窗外的响声传到房里，惊得正在忙活的夫妻二人翻身而起。两人急忙穿衣出外搜寻，痴女早已粉脸飞红地跑回房去。

晚间，嫂子来到痴女房里，询问痴女道：“下午你都看见啥啦？”

痴女低了头红着脸说：“我看……看见你在笑哩！”

嫂子纠正说：“那是你看花眼了，我那是在哭哩！”

痴女抬头怔道：“你哭啥？那事儿不美呀？”

嫂子像受了多大委屈似地大声叫道：“还美哩！你哥那身子死沉死沉的，压在身上能有多美？还有男人那件东西，粗实实硬撅撅像根擂窑杵儿，都快叫人疼死啦！我哭都哭不出来了，还笑哩？”

痴女听罢，半天无语。从此再不出门儿找婆家的事情了。

转眼几个春夏悄然过去，痴女远远超过了婚嫁的年龄，哥嫂这才惶然想起痴女的婚姻大事来，可是跑遍了方圆十几里的小村大屯，却再找不到年龄相当条件般配的主儿。

秋分前后的一天，痴女锄地出汗，不小心着凉感冒，来找伟哥诊治。那日诊所恰巧无人，偌大两间房内只有伟哥痴女两个。已近而立之年还未娶亲的伟哥，从来没有跟痴女离得这样近，他为痴女把脉切问，手指按的是细嫩柔软的雪肤，眼里看的是突兀丰满的酥胸，不觉一阵心猿意马，思绪早已离了脉谱儿，不知跑到哪个爪哇国里去了，顿时裆内蠢蠢欲动，那不争气的孽根竟一点一点抬起头来。痴女隔着桌角儿，看见了伟哥下边的动静，便指着疑问：“那里头啥在动哩？”

伟哥一阵窘迫忙遮掩道：“是只斑鸠嫌外面热燥，钻这儿凉快来啦！”

痴女看完病回家，忍不住将伟哥裆里钻斑鸠的事儿，当笑话与哥嫂听。傻哥登时恼了，说这富农子弟要流氓欺侮贫农闺女，要叫民兵去伟哥那里算帐，却被老婆笑着拦住了。老婆凑在傻哥耳边咕哝一阵，傻哥涨红着脸连连摇头，说：“不中不中，咱贫农闺女咋能跟他结亲？”

老婆恼道：“你个傻球搬指头算算，这村上还有没有跟痴女年龄相当的男人啦？你要叫痴女跟咱过一辈子呀？虽说人家成份不好，可人家开着卫生所代销点儿，不比你光会下死力强多哇！不说痴女了，我还想跟人家过哩！”几句话噎得傻哥不吭声了。

痴女嫂子当下手握一把锋利的剪刀，拉痴女去了卫生所，指着伟哥道：“你欺侮了痴女，就得跟痴女一家。你要同意，这事就算拉倒！要不同意，我非把你那个斑鸠头儿揪出来剪掉不中！”说着就要动手。

伟哥突遇此等好事，真是又惊又怕又臊又喜，当下三言两语，

就应允了这门亲事儿！

结亲那晚，痴女因受了嫂子蛊惑，死活不叫伟哥近身。无奈伟哥是文化人，又聪颖狡黠过人，遂用医书上所学性事技巧耐心抚弄，外加温软细语款款导引。终使痴女渐入状态，二人相携共入佳境。

三日后，伟哥跟痴女回门儿，哥嫂老远出来相迎。痴女走至跟前，突然扬手朝嫂子素面就是一掌。

嫂子捂脸惊叫：“妹子为啥打我？”

痴女怒道：“你少叫妹子美多少回啊！”

嫂子一怔，转而又嘎嘎大笑起来，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3

憨娃初来野村卫生所游玩的时候，正是伟哥新婚不久的日子，有了新婚亲身体验的伟哥再给年轻娃们讲骚故事时，就故意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在里面插入了许多他自己实战体味的细枝末节，直听得青皮后生们人人浑身失火连咽唾沫，个个裤裆里都撑起了帐蓬子。

最令年轻娃们兴奋刺激的节目，是在骚故事讲完之后，现场检查某一个人的“小鸡儿”是不是“叫了”。这个节目的内容程序，是临时暗中挑选一人，由年龄最大的“娃头儿”突然将其抱住，然后众人一齐上前，拽腿解腰褪下裤来，让昂首鸣叫的“小公鸡儿”亮相之后，才撒手大笑一哄而散。

憨娃没有来玩的时候，这个节目是他们自己任挑一人“表演”。憨娃来了之后，他们就把目标不约而同对准了憨娃。故事讲完，憨娃还在品味恍怔哩，“娃头儿”突然发一声喊，几个人就将憨娃按住了，扯胳膊拽腿，几下剥掉裤子，一瞅乖呀，憨娃的“小鸡头”竟也

翘得像根脆生生硬棒棒的红萝卜儿。这憨娃原来不憨哪！验完真身，众人松开手，无比满足地咂咂舌头四散走了。留下憨娃惊魂未定地提了裤子，伤心委屈地嗯嗯哭了。

憨娃回家对他妈说了在卫生所受欺负的事儿，他妈的脸红了一下又黑了，说道：“谁叫你去那儿玩哩！”

憨娃就抽噎着答应：“嗯，嗯，俺往后不去啦！”

可是到了晚上，憨娃还是忍不住，就又偷偷去了卫生所。

憨娃再去卫生所，就还得当青皮娃们的检查对象。不过这回憨娃有点能了，一等故事讲完出门就跑。谁知憨娃此举更是适得其反，他这一跑反使大伙儿更兴奋了，众人啾一声齐朝门外追去。当然，腿脚不很灵捷的憨娃是逃不出魔掌的，最后还得被生擒回来当众“亮相”。自然这回憨娃又哭了，但他哭过之后，却没有再对他妈说。而且，次日晚上来临，他还是不记前“丑”地仍然要去。日子久了，憨娃也就不再觉得“丑”了，反尔还有一种说不明道不出的妙趣儿。

说话之间，憨娃到了二十来岁的年龄，同龄的年轻娃们都一个一个地娶了老婆。刚娶了老婆的年轻人，新婚过后都还来卫生所，来给还没有结婚的小光棍儿们传授“真经”。这些“真经”自然比伟哥的骚故事儿骚味儿更浓诱惑力更足，直听得仍在受苦受难的小光棍儿们面红耳赤裆里乱动，一个个争着往暗处躲藏。

憨娃听罢“真经”回到家里，睡在床上还想着“真经”里的那些细节，不由自主手就在腿间运作起来，直将被窝里弄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上山放牛放羊，若见本村哪个新媳妇儿从远处走过，就又想起昨晚那些“真经”里的内容，腿间的宝贝儿就又昂起来，不由又将夜间的“功课”重做一遍，并且边做边歌曰：“可怜球，可怜球，啥时候弄进那里头！”

憨娃妈在给憨娃晾晒被子洗衣裳时，发现了憨娃特制的“地

图”，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了：真得给憨娃说个媳妇儿啦！

4

憨娃妈给憨娃说媳妇，不知道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费了多大的周折？你想哩，在野村这个蝇子都不生蛆的地场儿，蹦精蹦能的壮小伙找个媳妇儿都难于上“金顶”，就别说傻儿巴叽的憨娃啦！然而，憨娃妈却是个有主见的犟女人，她要认准的事儿就非得把它弄成不可。她不下劲儿咋办哩？憨娃再憨也是她的一条根呐，如果憨娃说不上媳妇儿，他家的血脉就断了啊！

憨娃妈为了给憨娃说媳妇儿，成天没黑没白地朝外跑。她踏遍了山前山后二十一条川，托尽了七舅八大姨，用光了憨娃爹生前留下的三千元救命钱，终于在离野村一百多里的山那边儿，给憨娃领回来一个身如细柳面若桃花的小媳妇儿！

新媳妇儿来的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来看稀罕。啧啧，那身段儿那脸蛋儿那颜色儿那眉眼儿，直把女人们看得面色青灰无地自容，一个个自觉矮了半截儿，恨不得一头栽下崖去；直把男人们看得两眼生血懊恨不迭，一个个在心里破口大骂：“日他妈这老天爷，不知咋叫球弄迷了，凭啥把这样好看的鲜花儿，偏偏插在憨娃这泡牛粪上哩？”骂完回家闷头大睡，晚上都擂给老婆一个冷屁股，足有俩月不挨自家女人的身儿！

憨娃的漂亮新媳妇儿更令那帮青皮后生们眼馋骚动不已，他们齐聚在卫生所里捋袖子喷唾沫议论纷纷：“还日这憨娃儿，这样漂亮的小娘子，还不晓得他咋弄哩！”“嘻嘻，说不定呀，憨娃还吓得不敢上哩……”于是，出于好奇和关心，他们击掌约定，夜黑儿都来听憨娃和俏媳妇的墙根儿。

当晚，后生们吃罢夜饭就聚到了一起，藏在远处静静地等待，